

[美] 斯特尔·帕夫洛 著
李一坤 译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鞅回熵码

STEL PAVLOU

[美] 斯特尔·帕夫洛 著

李一坤 译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轮回密码 / (美)斯特尔著;李一坤译.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7.10(世界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0142 - 927 - 8

I. 轮… II. ①斯… ②李…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142 号

GENE by STEL PAYLOU
Copyright: © 2005 by STEL PAYLOU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HUAY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轮回密码

[美]斯特尔·帕夫洛(STEL PAVLOU) 著
李一坤 译

责任编辑:梅雨
装帧设计:陋室铭设计室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83 电话 82885151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 1020 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42 - 927 - 8
定 价:28.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畅销书《解码者》作者的另一万众期待的小说——《轮回密码》

侦探詹姆斯·诺斯被点名到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一位精神失常的年轻人手里营救一名儿童。到达现场之后，他发现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而这个人竟然指名道姓要找他。

博物馆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诺斯在追踪嫌疑人时不慎被击倒，并被注入了一种未知的药物，从此他噩梦连连，脑海中不时翻滚着完全陌生的记忆，内心充满了嗜血的欲望。他不得不继续追踪，矢志要把这个袭击他的人找到，这个人叫基恩。

追踪进行着。与此同时，诺斯也在一位科学家的帮助下了解自己的过去，那一段三千年的回忆——希腊勇士基克拉迪。基克拉迪一度驰骋于特洛伊战场上，但其不幸战死后，命运便落入众神的安排，注定要经历七世转生，并要与巴比伦的魔法师阿萨纳特进行生死的对抗，基克拉迪必须挫败他，粉碎黑暗魔法师想要获得永生的美梦。

基克拉迪对峙阿萨纳特，诺斯对峙基恩。在这一次的轮回当中，双方再次相遇……

作者自序

基克拉迪群岛位于爱琴海上的希腊岛屿,以群岛为中心,地中海沿岸环绕着希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和意大利各国,历经了三千年的暴风雨。这里也是克里特和特洛伊之所在地。西方的历史实际上是由这个基克拉迪圈所左右的,历史仿佛围绕这个基克拉迪时钟在运转: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午夜,十字军东征发生在三点钟,一直持续到黎明。甚至现在基克拉迪群岛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总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就连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也被吸引到这块被称为中东的区域。

《基恩》是一部历史传奇小说。小说中的历史和人物都是真实的,但是为了故事本身的需要,作者有意做了一些修改。此书中的人物与历史的人物有关,而故事对这些历史素材进行了重新编排。大部分细节与事实相符,有一些则作了改动,如纽约市大楼的大小或某些地形等。希望纽约市民予以谅解。

感谢下列人士: William Belmont, Pinkerton Consulting & Investigations (平克顿咨询调查公司) 主任; W. Mark Dale, 纽约警察局犯罪实验室主任; 纽约警察局侦探 Peter Dzik 和 John Cornicello; Steven Pinker; Jim B. Tucker, 医学博士, 弗吉尼亚大学精神医学副教授; Gary A. Wasdin, 纽约公立图书馆工作人员; 还有 Jon Thorpe, Andrew Holder, James Sprules, Louis Pavlou, Christina Pavlou, Alex Franke, Carol Anderson 等人。

同时向 Maureen Pavlou 和 Rowland Wells 两位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两位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与支持,为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要感谢 John Jarrold 和 Ben Ball 两位编辑,以及 Sophie Hicks, Jeff Graup, Alex Goldstone, Linda Seifert 等工作人员,他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没有他们,此书不会问世。

最后,感谢 Lise,是你使我在写书过程中保持清醒,在我沮丧的时候鼓励我、支持我,我为了自己开始写这部书,后来是为了你而完成它。

献给爸爸保罗巴甫洛 (1928 - 1999)

陈述未来,针砭现今,预言未来

——希波克拉底

目 CONTENTS 录

▲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281	251	205	155	118	82	37	1	1
冥府	决斗	记忆的分裂	魔鬼的呼唤	前往疯人院	寻找目标	苏醒	纽约市	序

纽约市

10点23分，他刺伤了第一位参观者。这个时间是在博物馆的闭路电视上显示的时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进了大厅，穿一件很平常的灰色运动衫，看上去很普通，当他走过金属检测仪时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他在圆拱门下大概徘徊了十分钟，没有去咨询台要游览图，也没有问路。

他看着工作人员摆上了新花，这是丽拉·阿契森·华莱士长期捐给博物馆的花。他看了大概3分钟，然后朝楼上走去，但好像改变了主意，突然调头朝希腊雕塑展厅走去，随后进了贝尔弗大厅，看上去他好像是迷路了，但又不像是来参观的，看上去有些不自然。

就在那里，他哭了起来。但不是突然爆发的嚎啕大哭。如果那样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就会注意到。接着他朝伯斯科·雷·阿莱室走去，伯斯科·雷·阿莱室是仿罗马建筑的风格，墙面绘有壁画，地上铺着马赛克。玛格丽特·赫兰德夫人（斯卡德尔高中的一位历史老师，当时正在参观博物馆）回忆道：“他看上去就像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吸毒的男孩子。”

她很明智，没有过多地理睬他。

在左侧的“大墓瓶”旁，他停了下来，墓瓶底色为红色，上面绘有黑色的人体画，他伸手摸了摸画。他还摸了其他几件展品，之后又回到了展厅中央。

他站在众神以及众国王的大理石塑像间，凝神注视着中央的一座塑像瓦内瑞忒斯·德弗西恩的杰作——浦洛忒斯劳斯，那位受伤的勇士，那位命中注定要成为特洛伊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希腊勇士，塑像中的他高举长矛，一副蓄势杀敌的英姿。

劳伦伯根,21岁,纽约大学艺术史专业学生,她当时正在素描“受伤的勇士”,那个人突然出现在她身旁,跟塑像讲起话来。她感到困惑不解,就问他是是否熟悉这件作品,而他竟然回答道:“他不熟悉这件作品,但熟悉这个人。”

听到这话,劳伦伯根感到害怕,她决定马上离开。

她刚要离开,不料想这个人竟跟上了她,就在这时,这个人注意到了门口的标志,知道正在展出的是古希腊的艺术成就。展厅内陈列了自特洛伊战争至首届奥运会的众多艺术精品,是为庆祝今年夏天的运动会所举办的,有各种器具、长矛、罐子、碗、古钱币等。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剑,确切地说是各种各样的剑以及众多的头骨。

(劳伦伯根的情节)

10点23分,这位年轻人从博物馆的墙上摘下了一把三千年前的铜制短剑,挥剑砍向理查德斯克特的胳膊,身姿颇为典雅,斯克特是当时惟一在场的参观者。几秒钟之后他又砍倒了厅内的工作人员,并砍倒了试图来劝阻的另一个展厅的工作人员,手法娴熟老练,一副久经沙场的样子。那把剑似乎锋利依旧,坚固依然。展厅内顿时一片血迹。

他高举着这把古老的铜剑,劈开了第43号展柜,里面是一柄头盔和一个破裂的头骨。

他的手上满是玻璃碎片,血流个不停,但他丝毫不加理睬,伸手从展柜里拿出了展品。

就在此时,就像他的怒气突然暴发那样,他突然萎靡下来。当他注视着被漂白了的头骨时,脸上略过一丝困惑,之后便瘫倒在地。

他在地躺了几分钟,怒吼着,咆哮着,但是没人能听懂他的语言。

他把头骨紧紧地贴在胸前。

潸然泪下……

诺斯

八月的早晨,天气炎热沉闷,纽约市有如一个烤炉,空气凝滞,令人窒息,无数的汽车在第五大街上爬行,空气中浮动刺鼻的汽油、柴油味。

10点41分。

路旁停着三辆斯卡德尔学校的校车,诺斯把一辆深蓝色的飞羚牌警车停在校车的后面,琢磨着布鲁德的报告。他把博物馆的平面图放在车盖上,平面图已经很破旧了,他在上面标出劫持者的位置,然后折起了图。

“紧急救助队什么时候到?”诺斯问道。

紧急救助队是纽约警察局的一支精良队伍,擅长与劫匪谈判,是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诺斯是第四警区的警探,不属于这一片儿,不负责劫持人质的案件,诺斯想他们一定是人手不够了。

巡逻警察丹布鲁德身躯肥胖,炎热几乎使他眩晕,但听到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的嘈杂声后,他马上精神了,听起来,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警察们正在忙着疏散游客。游客们慌作一团,挤成一堆,一会儿挤向卖热狗的,一会儿又挤向卖画的。虽然他能够听到有很多警车正从86大街朝这儿来,离这儿也只有一个街区远,当诺斯到达的时候,现场也只有两辆警车。

“看你的了,”布鲁德说。

“你是到场的第一位警官?有没有叫紧急救助队?”诺斯大声问道,打开后备箱。

“中心没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诺斯翻出重重的防弹衣,穿上,系紧,衬衫已经被汗打透了。

“天哪,”布鲁德不由得心一沉,“你就是紧急救助队啊。”

“为什么?”

“因为那家伙点名要你去。”

诺斯用力关上后备箱,感到额头冒出了冷汗,有丝丝的凉意,他感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很肮脏龌龊,不禁摇了摇头。

“点名要我去?”

“詹姆斯诺斯警探。他就这么一直叫着。你得罪了什么人吧?”

诺斯很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我是警察,”他说,“听着,给中央公园警察局打电话,叫他们拾拾他们的屁股,多派些人来封锁这一区域,”他命令道。“里边你锁上了吗?”

布鲁德手指着还在往外挤的人群,“你开玩笑呢吧?里面有三千人,那家伙还劫持了一个孩子。他们说得半个小时才能疏散完毕。”

诺斯看到救护员救出两个人,把他们送进了直升飞机,好避开城区的交通堵塞。一个人用布捂着脸,布已经被血浸透了,另一个人用T恤衫缠着手。那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相信我吧,我也希望是别人。”诺斯伸手检查了一下他的枪。

“中心下了命令:博物馆内禁止开枪。”

诺斯愕然,“什么?”

“有人给市长办公室打了电话,说博物馆办了这个三千年的展览,已经筹集了好大一笔募捐。接下来的话你能猜到的,里边任何一件展品都比进去的人值钱。

诺斯没有做声,他检查了一下手枪,把手枪重新入套。他用的是21.45式格洛克枪,八环连发,用的是空心弹。警察都知道,实心弹射入目标后直线穿出;空心弹射入后,铅心鼓出,发生扩张或破裂炸开,能伤及周围的人,杀伤力惊人,无坚不摧。诺斯上好了枪。

“我没见你干过。”诺斯并没有在意,“还有别的事吗?”

“有,”布鲁德看着这座雄伟恢宏的石建筑,“我们找到了那个孩子的母亲。”

“马修汉尼斯,”她说了一遍又一遍。“马修汉尼斯。”但是它也不过就是诺斯脑子里一堆名字中的一个。阿莫斯阿瑞里莫,路易斯罗萨里奥……路易斯,那个入室抢劫犯,他已经出来了吗?麦克尔弗朗西斯杜弗还在里面,

他杀了两个人。他不可能出来。德妮？她长得好像德尼克拉马提内的妻子。德尼犯了盗窃罪，是他将她逮捕归案的……

“你在听吗？”她绝望地喊着，“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汉尼斯太太。”诺斯谎称道。

“他有哮喘病，”她啜泣着说，双手抖个不停，泪流满面，脸上的妆也花了。她紧紧抓着虽然很旧但很干净的衣服，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很节省。

跟着她的还有一个小姑娘，穿着一条土黄色的棉布裙，却不见父亲的踪影。

“汉尼斯太太，”诺斯柔声问，“他是一个好孩子吗？”但她并没在听，她显得躁动不安。“汉尼斯太太，您的儿子，他叫什么？”

“我跟你说了，马修，他叫马修。”

“他多大了？”

“11岁。”她的眼神四处游移。

诺斯不得不碰碰她的胳膊好把她的注意力引过来，“汉尼斯太太，听我说好吗？看……看着我。”她看着他，诺斯感到有了信心，“我们会把你的儿子救出来的，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好吗？”

她点头表示明白。

“你说他有哮喘病，他在吃药吗？”

“他有一个吸入器，一个塑料吸入器。”

“什么时候发作？会因恐惧发作吗？”

“医用吸入器。”

“他随身带着吗？”

问题很简单，可是这位失魂落魄的母亲却答不上来。她浑身战栗，语无伦次，浅黄色的头发向后梳起，扎着一根发带。她不比诺斯大几岁，最多只有三十五六岁，鼻子两侧泛红，使她看上去与现实的年龄不相符。

“他把它放进妈妈的钱包里了…”她的女儿回答，“他讨厌随身带着它，这使他看上去很傻。”

诺斯看了一眼这位母亲，说：“你带着吗？”

她在鼓鼓的钱包里翻来翻去，翻出一个蓝色的小玻璃瓶，递给诺斯，瓶

上贴着商标:Albuterol(硫酸沙丁胺醇,一种治疗哮喘的特效药)。

诺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小瓶,但这是个空瓶,已经过了使用期。诺斯笑了笑,心里有了底。小马修根本没得什么哮喘,他在跟他妈妈玩,至于原因嘛,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我一定把这个交给他。”

天空布满积雨云,空气闷热,要下雨了,但是诺斯却还在不停地流汗。

炎热能使得一个人恼怒、冲动、失去理智,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能力。

诺斯逆着人流进了博物馆,惊慌失措的游客还在涌向出口。诺斯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开大空调,希望那家伙能恢复理智;二是关闭空调,借助热气。热气会使他行动缓慢,易于抓获,却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他在做什么?”诺斯靠近一名警察,蹲在一个售票亭后面。

“在磨剑。”

“天哪!”诺斯探出头想仔细看看,但是没什么好看的。他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在用一块石头慢慢地磨剑。

“他在哪儿?”

那位警察指向旁边的一个展厅,“他不停地出入那里。另一旁有个出口。”

诺斯查看了一下平面图。他感到非常沮丧——警察人数不够,馆内仍然有很多游客。他沮丧地卷起图,“人太多了。”

在贝尔弗厅的另一端,一群困惑不解的游客从咖啡厅和美国展厅出来,一个警察正在疏导他们走下楼梯,从81街的出口出去。这儿没有设门,也没有护栏,游客可以自由进出,博物馆深以为傲。

那家伙要是改变了主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情势就会大为不同。

他还在磨剑,一阵刺鼻的味道从偏厅飘来。“他就一直在磨剑?”

“磨了十分钟了。博物馆的人说那是一柄特洛伊的剑,是真品。”

诺斯认真地想了想,“在北方?”

“古希腊。”

噢!“很值钱吧?”

布鲁德过来蹲在他旁边，“现在不值钱了。”

诺斯心里盘算了一下出口，“他把那孩子怎么样了？”

“我觉得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但是诺斯很清楚“相信我，他知道。”

布鲁德等得不耐烦了，他紧握着对讲机，指尖都白了。“紧急救护队在干什么？我再叫一遍？”

诺斯想了想。如果是其他情况，肯定要首先找紧急救护队。这座城市，一年要发生一百起劫持人质案。纽约警察局的紧急救护队，在 90% 的情况下都能成功地说服亡命徒、自杀者和疯子放弃他们的疯狂举动。他们装备上闪亮的“TalktoMe”的标志可不是徒有虚名的。

“呼叫紧急救护队，”诺斯命令道。但他话音刚落，情况就有了变化。另一端的人群越过一位警察，涌进了展厅，就在诺斯最不希望他们在的地方，就要穿过人质被劫持的展厅。

未及多想，他厉声喝道：“回去！”，朝人群冲了过去，大喊着“回去！”。眨眼之间，他就到了大厅的中央。游客们都被吓呆了，显得不知所措。诺斯不顾一切地挥手让他们回去。

售票厅旁，布鲁德和他的同事不得已把人群导向楼梯，让他们尽快离开现场。

“离开！”诺斯请求着他们。

就在此时，一个女孩看到那家伙站了起来，就在几米外的“特别展览”展厅内，她大声叫喊起来。

这家伙身高约五尺十英寸，重约一百四十磅，浅色短发，背对着人群，双臂溅满了暗红色的血。

看起来他比诺斯小好几岁，大概二十五六岁。诺斯盘算着，这家伙看上去像是位运动员，动作一定很快，很敏捷。

他本能地握紧了腰间的手枪，盘算出下一步怎么办。他已经落入危机之中。

基恩

他仍然在磨那把冰冷、坚硬的古剑，不急不缓，镇定自若，墙壁间回响着令人战栗的声音。磨剑的声音和这个人重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他的喉咙嘶哑干涩。

难道他也患有哮喘，还是其他什么别的病？肺炎？支气管感染？还是这个人根本就是另个另类，神经错乱了？

旁边有一尊大的大理石雕像，是一位早已被人所遗忘、过世良久的希腊神祇，雕像后面站着马修·汉尼斯。马修啜泣着，已经吓得失禁了，脚底下湿了一片，牛仔裤上一道深深的印迹，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控力。

诺斯离他太远没办法过去拉他，让他逃，还没等他跑过去，那家伙就会把他劈成两半。男孩极力搜寻着诺斯的眼神以求安慰，但是诺斯暂时无法安慰他。他要不顾一切地转移那家伙的注意力，不让他看孩子。

陌生人回头看了看，布鲁德正在疏导焦虑、好奇的游客出去，他动了动他的脚，不停地磨着剑。诺斯注意到他的步法很奇特、略带蹒跚。是什么毒品？天使粉？可卡因？什么新玩意？他衣着不凡，穿着名牌裤子，两百美元的网球鞋，指甲很干净，这显示他不仅仅是白领，而且是事业有成的白领。

大理石地面上一片狼籍，碎玻璃，粉碎的头骨，碎土，雕塑材料掉了一地。他被什么鬼附体了，发如此雷霆之怒？他踩着一张泥塑人脸？双眼喷射着仇恨的火焰。

诺斯感到博物馆内众神的目光齐向他射来，他们好像在看他，审判着他。他是为此而局促不安？他不喜欢被人看。诺斯知道，人一心慌就容易输。

诺斯拿出那个蓝色的吸入瓶，用力摇了摇，瓶里的小球叮当响了起来，诺斯假装着要深吸一口气。

“我有些紧张。”诺斯大声说，很坦白。

没有回音。这家伙要是听见了，他是不会装模作样的，他还在像一个厨师一样磨着剑。

可是诺斯不得不先动了，要让他注意他。必须做出突然但又不带任何威胁的动作，他就能占上风。

他注意到地上有一件深棕色的夹克，是一位游客扔下的，诺斯等了片刻，慢慢地伸手捡起它。

“嗨，是你的吗？”他设法开始交谈。他小心地捡起夹克，眼睛始终盯着那个陌生人。“喂，我替你捡起来？”诺斯对他说，语气沉稳。

但回答他的还是那刺耳的磨剑声。

夹克看起来价钱不菲，这样的天穿显得太厚，不舒服。肯定是谁习惯拿上的。诺斯习惯性地摸了摸夹克，兜是空的。

再试一次，这是最后一招了。“我叫詹姆斯，”他说，“詹姆斯·诺斯。”

陌生人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胸口起伏了一下，费力地吸了一口气。他在想如何应对？不好说。诺斯听到他正在自言自语，只是听不懂他的语言。听起来像是中东什么地方的语言，诺斯拿不准。

“你要我过去把这个放在你身边吗？”

陌生人抬起头，眼神古怪地看着诺斯。

诺斯感到他的眼神很熟悉，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的右眼皮上有一块奇怪的圆形胎记。诺斯没有盯着陌生人看，他很快把视线移开，尽力装出顺从的样子，说：“叫我吉姆吧。”他把夹克递了过去。“嗨，给你。”

那个人艰难地想了许久。终于他轻声答道，“我是撒旦之咒。”

诺斯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在采取行动？还是就那个意思？他温和地说，“这不是你的名字吧？”

陌生人沉吟了一下，“基恩……他们叫我基恩。”

不管“他们”是谁，诺斯肯定这不是他的真名。他放轻了语气，“嗨，基恩，不想拿回你的夹克？”

基恩傻笑了一下。他回答的时候简直有些腼腆，看起来很单纯。“这不是我的，”他很诚实地说，“你喜欢我的剑吗？”

诺斯感到浑身冰凉，她清楚地看到了剑刃上的血，也看到了他满身的血。

“这种夹克很贵。”诺斯一直迂回着，“我原来也有一件，但是在地铁里丢了。花了300元买了件新的。我不知道300元对你来说怎么样，对我来说这可不好赚呢。”

基恩并不在意。他用手指轻轻捋着刚磨好的锋芒毕露的剑刃，剑刃有缺口，剑身闪着深绿色的光泽，好像被注入了灵魂一般诡异。

剑身上有突出的牛角纹饰，基恩的手指在上面灵活地动着。“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它了。”

诺斯抓住了这个机会，继续友好地交谈着。“你经常来博物馆？”他假装向吸入瓶里吸了一口气，这样他就有时间思考，还能转移一下那家伙的注意力。

基恩摇摇头。“不是，”他说，语气不可思议地平静。“这是我第一次来，”他举起剑，演示地划了一个半圆。血从剑刃上落下来，飞溅在大理石地面上，离诺斯的脚只有几英寸。

“你，你住在附近，基恩？我老家是布鲁克林，我在那儿出生长大的。你呢？你从哪儿来？”

基恩挥剑向空中砍去，朝看不见的目标刺去，又闪身避开一个无形的攻击。“我四处流浪，”他最后说，专心试着剑。

他重复了一遍动作，沉下肩膀，向四周扫去，轻轻落下，动作敏捷，和他几分钟前的举止大相径庭。

“我认识你，”他说道。

“你认识我？”诺斯回头瞧瞧布鲁德，嘴唇因惊惧和长时间的矜持而发干。

“嗯，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不记得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得停手。”

“什么，基恩？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不觉得是你该停手吗？”

基恩止住剑，鼻孔张开，瞪大了双眼，声音颤抖。“你不明白。”你用手敲着头，“只有你能让这一切结束，帮帮我。”